

明儒學案

上海文瑞樓石印

明儒學案卷四十九

諸儒中三

文定何栢齋先生瑋

何瑋字粹夫號栢齋懷慶武涉人生而端重不事嬉戲人以為呆七歲時入郡城見彌勒像抗言請去之人皆大駭及為諸生慨然慕許文正薛文清之為人索其遺書讀之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改庶吉士歷編修修撰逆瑾召諸翰林各贈川扇翰林入見而跪先生獨長揖瑾怒扇不及之翰林謝扇復跪先生從旁曰嘻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先生前對曰修撰何瑋知不為瑾所容累疏謝病致仕歸瑾誅復職無何以經筵觸忌諱謫同知開州量移同知東昌府又歸嘉靖初起山西提學副使丁憂改浙江進南京太常少卿本寺正卿歷工戶禮三部侍郎謝病陞右都御史掌留臺不就家居十餘年癸卯九月卒年七十贈禮部尚書謚文定先生以儒者之學當務之為急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者也學問思辨一旦卓有定見則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至究其本原為性命形於著述為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曰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聖人之極致也奚是外求吾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

畧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先生此論為陽明而發也蓋力主在心為知覺在物為理之說固無足怪獨是以本原性命非當務之急若無與乎修齊之事者則與清談何異修齊之事無乃專靠言語威儀禮樂刑政與真可謂本末倒置矣先生與王浚川許函谷辨論陰陽數千言為浚川所破者不一其大指之差在以神為無以形為有有無豈能相合則神形已離為二神形既二又豈待人死而後無知哉

儒學管見

或問儒者之學曰五經四書之所載皆儒者之道也於此而學之則儒者之學也問其要曰莫要於大學請問其旨曰人之有生莫不有身焉亦莫不有家焉仕而在位則又有國與天下之責焉修齊治平莫不有道此則道之實體也具此道於心神性情之間明德也行此道於家國天下之際新民也明德為體而實見於新民之用新民為用而實本於明德之體蓋內外合一者也而莫不各有至善之所當止焉然斯道也非知之於先則不能行之於後故有知止能得之訓焉此大學之要指也請道其詳曰人之生也莫不有心以為此身之主愈懷恐懼好樂憂患皆心之用也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方其未發也必廓然大公無所偏倚心之本體方得其正一有偏倚則不正矣此善惡之根也或曰朱子謂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必其既發則正不正始有

可見故章句謂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今乃謂未發之時心已不正何也曰心之正不正雖見於既發之後實根於未發之前如鑑之不明衡之不平雖未照物懸物而其體固已不正矣至於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則修身章內親愛五者之偏正指此而言所謂已發而為情者也若謂正心傳內不得其正即指已發則修身傳內五者之偏又何指耶朱子章句蓋一時之誤也其以正心次誠意之後何也曰意不誠者明知善之當行而不能行明知惡之當去而不能去蓋自欺之小人也又何暇論其心之正不正哉其或誠於好善而惡惡矣而氣稟識見之偏心有未正則接人處事之際往往隨其所偏而發不復加察則雖誠於好善惡惡不免有時而失此誠意之後繼以正心蓋欲其涵養省察使其心未發之時無少偏倚感物而動之際又如察焉使情之所發用之所行無一不中乎理此則儒者之極功焉然五者之情各行於接人處事之際接家人國人天下人無不然也而所接莫先於家人故於修身齊家傳內發之非謂接他人不然也格物致知云者格修齊治平之道而真知孰善孰惡也誠意云者行修齊治平之道誠行其善而去其惡者也至於天下之治亂天命之得失則善惡之効而萬世之勸戒也此儒學體用之大全也學與政非二道也學以政為大天下之政總於六部以大學之傳考之平天下之用人吏兵之政也理財戶工之政也治國興仁讓之善則

禮之政也禁貪戾之惡則刑之政也吏兵之用人能同天下之好惡而不徇一己之偏戶工之理財能節用愛人而不為聚斂之計禮刑能興善而禁惡則謂之賢公卿有司可也本之以大學之道而行之以國家之法為政之道思過半矣此儒者之正學也或者舍而不由徒從事於記誦詞章者既不足道而所謂道學者又多用心於性與天道之間及存心養性之說名雖可觀實則無補其可歎者多矣

語錄

有間一貫約禮之說者曰儒者未得游夏之十一而議論即過顏曾以聖賢心法為初學口耳此道聽塗說之最可惡者○門人請梓文集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常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有言先生銖視軒冕塵視金玉者曰此後世儒者輕世傲物之論也金玉自是金玉如何塵視得軒冕自是軒冕如何銖視得此何異老莊芻狗飄瓦曰如是孔子何以謂富貴如浮雲曰浮雲在不義不在富貴也

陰陽管見

陰陽之論予幼聞其名而未知其實反覆乎周程張邵之書出入乎佛老醫卜之說者將二十年至三十八歲玩伏羲卦象而驗之以造化之道廼若有得惜諸儒之論皆失

其真也欲著述以明之以其非日用所急且恐啓爭端也藏之中心蓋十五年於今矣
間與一二知己談之而杏東郭先生屬予筆之成書因畧書數條告之王浚川許函谷
復有所疑且予著述之本指亦未明也廼補書三條於內嗚呼性命之難言也尚矣一
己之見安敢必他人之皆我從哉引伸觸類正誤糾失蓋有待乎世之君子焉嘉靖五
年九月朔日叙○造化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陽動陰靜陽明陰晦陽有知陰無知陰有
形陽無形陽無體以陰為體陰無用待陽而用二者相合則物生相離則物死微哉微
哉通於其說則鬼神之幽人物之著與夫天文地理醫卜方技仙佛之蘊一以貫之而無
遺矣右第○天為陽地為陰火為陽水為陰天陽之陽也故神而無形地陰之陰也故
形而不神火陽之陰也故可見然初無形也水陰之陽也故能化然終無知也天變而
為風地變而為山火變而為雷水變而為澤雨雪霜露皆澤之類也觀八卦之象則可
知矣右第○火陽也其盛在天水陰也其盛在地蓋各從其類也何以明之日為火之
精月為水之精日近則為溫為暑火偏盛也日遠則為涼為寒水偏盛也四時之變於
是乎主矣地雖有火而不能為溫暑天雖有水而不能為寒涼故曰其盛各有在也右
章三○或曰水陰也流而不息安在其為靜乎曰流非水之本然也水體凝而性靜者也
其融火化之也其流天運之也天火無形實為陰樞而人不能見也故謂水為動悞矣

何以明之水氣為寒寒甚則水非有待於外也水自遂其性耳然則水之為靜也昭
矣咎韜○或曰天有定形故日月星宿之麗於天者萬古不易今謂天無形殆未可乎
曰此不難知也既天有定形日月五星又何以有盈縮之異乎若謂日月五星雖麗於
天而不為天所拘故有盈縮之異不知上何所繫下何所承乃萬古而不墜乎蓋太陽
氣也動而不息其行至健日月五星皆運於天者也天行有常而日月星宿萬古不易
其有盈縮則以象有大小天下之有難易也譬之浮物於水小者順流而去故疾中者
少遲大者愈遲其勢則然也如此則謂天有定形者其惑可解謂天左旋日月五星右
轉者其說不改而自破矣咎韜○或曰天地水火恐未足以盡造化之蘊不如以陰陽
統之予竊以為陰陽者虛名也天地水火者實體也二而一者也謂天地水火未足以
盡造化之蘊此特未之察耳蓋人知水之為水而不知寒涼潤澤皆水也人之火之為
火而不知溫熱光明皆火也天宰之以神地載之以形水火二者交會變化於其間萬
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死造化之能事畢矣自此之外豈復有餘蘊乎右第○或曰乾靜專
而動直坤靜翕而動辟易大傳也今謂天專為動地專為靜何居曰易大傳之文為乾
坤交不交而言也乾有時而不交坤故謂之靜然其本體之動自若也坤有時而受乾
之交故謂之動然其本體之靜者亦自若也觀天地則可知矣夫何疑乎右第○或曰

易大傳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今謂天為陽地為陰不亦異乎曰乾陽物也其象為天坤陰物也其象為地茲非易道之彰彰者乎曰言若是之不同何也曰各有指也火陽也雖附於天而未嘗不行於地水陰也雖附於地而未嘗不行於天水火者天地之二用也故天有陰陽地有柔剛默識而旁通之則並行而不悖矣章八○或曰周子之太極何如曰非吾之所知也其說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

陰靜極復動自今觀之則天陽之動者也果何時動極而靜乎地陰之靜者也果何時靜極而動乎天不能生地水不能生火無愚智皆知之廼謂陰陽相生不亦誤乎蓋天地水火雖渾然而不可離實燦然而不可亂先儒但見其不相離而未察其不可亂也故立論混而無別愚竊以為陰之與陽謂之相依則可謂之相生則不可九姑章○或曰何謂太極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太極也周子之論何如曰似矣而實非

也五行一陰陽一陰陽一太極則固謂太極不外乎陰陽而陰陽不外乎五行矣自今論之水水也火火也金木水火土之交變也土地也天安在乎有地而無天謂之造化之全可乎一曰天太極也故朱子以上天之載釋太極以天道流行釋陰陽豈可謂之有地而無天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中有乾有坤則天地皆太極之分體明矣以天為太極之全體而地為天之分體豈不誤甚矣哉太極

圖為性理之首而其失有如此者故不可不辨

右第
十章

○或曰張子之正蒙何如曰太虛

即氣太虛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不可見不可因其可見始謂之有因其不可見遂謂之無故謂聖人不言有無言有無為諸子之陋此其書之大指也殊不知造化之道陽為神陰為

形形聚則可見散則不可見神無散聚之迹故終不可見今夫人之知覺運動皆神之

所為也是豈有形而可見乎觀人則造化之妙可知矣張子之論蓋以意見窺測而未

至者也

右第
十一章

○或曰邵子之經世何如曰元會運世之分無所依據先儒已有議其

失者今不贅論天以日月星辰變而為暑寒晝夜地以水火土石化而為雨風露雷此其書之大指也自今觀之暑寒晝夜皆主於日月星辰何有焉風為天所變雷為火所變雨露皆水所變其理甚明少思則得之矣火為風石為雷土為露豈不牽強之甚哉且其取象乾不為天而為日離不為日而為星坤反為水坎反為土與伏羲之易象大異迺自謂其學出於伏羲之先天圖吾不知其說也

右第
十二章

○或曰子自謂所論皆出

於伏羲之易其詳何如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伏羲易象之本也乾離皆生於陽故謂天火為陽坤坎皆生於陰故謂地水為陰乾變其初九為初六則為巽故謂風為天之變蓋天下交於陰也坤變其六三為九三則為艮故謂山為地之變

盖地上交於陽也離變其九三為六三則為震火為陰伏則奮擊而為雷故謂雷為火
 之變坎變其初六為初九則為兌水與陽交則相和而為澤故謂澤為水之變坤艮離
 震相比從其類也乾兌坎巽相遠無乃以乾為陽可下行於地之分坎為陰之陽亦能上
 入於天之分故兩易其位耶若以兌為巽以巽為兌則陰陽之分尤為明順然非後學
 所敢斷也姑發此意以俟再來之伏羲正焉右第十
三章
 以伏羲之橫圖豎起觀之則造化在目矣此易之太極圖也



陰陽管見後語

造化之妙先聖已有論者見於易象及禮祭義春秋左傳諸篇可考也但所言簡畧耳

蓋以其理微妙難明恐學者知未及此驟而語之反滋其惑故等閒不論所謂子不語
神子罕言命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也但近世儒者不察先聖之指未明
造化之妙輒以己見立論其說傳於天下後世學習於耳目之間見遂以為理實止此
而不知其謬也予惜其失故著管見以救之而爭辯紛然而起蓋為先入之言所梏耳
予不得已乃著管見後語以發之學者熟玩而細察焉可也嘉靖甲午冬至後二日叙
○造化之道合言之則為太極分言之則為陰陽謂之兩儀陰陽又分之則為太陰太
陽少陰少陽謂之四象四象又分之則為天地水火風雷山澤之象謂之八卦天地水火常
在故為體雷風山澤或有或無故謂之變此皆在造化之中而未生物也其既合則物生矣
右第一章陰形陽神合則生人所謂精氣為物也離則人死所謂遊魂為變也方其生也形神
為一未易察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而去者初無形可見形雖尚在然已無所知矣陽有知
而無形陰有形而無知豈不昭然而易察哉右第二章天動而無形風亦動而無形天不息風
有時而息下交於陰為陰所滯也高山之顛風猛蓋去陰稍遠不大為所滯也雲霄之上風
愈猛蓋將純乎天也然則天變而為風也明矣春夏日近火氣盛則雷乃發秋冬日遠火氣
微則雷乃收雷有電火光也雷所擊有燒痕火所燎也然則火變而為雷也明矣若地水之
變則有形易見不待論也周易謂停水為澤管見則以水之化而散者為澤蓋已停水與流水

無異而水之化為雨雪霜露者於八卦遂無所歸且澤有散義先聖亦有雨澤之說故不從周易所取之象蓋於造化之道不合雖文王之象亦不敢從也右章○儒者論天道之陰陽多指四時之變而言而四時之變陰陽消長實指水火而言而天之本體則運行水火在四時之外無消長也地道之柔剛則以形論地水相結為火所煨者則剛而火氣行於地者人不敢犯亦謂之剛至於地水本體至靜而無為則謂之柔此所謂地有柔剛亦自水火而來也右章○周子所謂太極指神而言神無所不統故謂太極神無形故謂無極而太極朱子所註亦得其意但不言神而言理故讀者未即悟朱註上天之載蓋指神而言也殊不知太極乃陰陽合而未分者也陰形陽神皆在其中及分為陰陽則陽為天火依舊為神陰為地水依舊為形若太極本體止有神而無形則分後地水之形何從而來哉由此化生人物其心性之神則皆天火之神所為也其血肉之形則皆地水之形所為也此理先聖屢有言者但學者忽而不察耳蓋有形易見而無形難見固無怪其然也右章○橫渠論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氣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故不見夫地之上虛空處皆天也此儒者之所共言亦橫渠之所知也盈虛空處皆天氣可謂聚矣是果有形而可見乎天變為風風之猛者排山倒海亦可謂氣聚矣謂之離明得施有形可見得乎故曰神無聚散之迹張子窺測而未至也

右章○老子謂有生於無周子謂無極太極而生陰陽五行張子謂太虛無形而生天地糟粕所見大畧相同但老子周子猶謂神生形無生有至張子則直謂虛無形止為氣之聚散不復知有神形之分此則又不同也學者詳之可也右章○浚川謂鬼神無知覺靈應凡經訓禍福祭享之類皆謂止是聖人以神道設教實無此理此大誤也人血肉之軀爾其知覺感應孰為之哉蓋人心之神也心之神何自而來哉蓋出於造化之神也人有形聲可驗則謂有神無形聲可驗則謂之無淺矣右章

明儒學案卷五十

諸儒中四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號浚川河南儀封人弘治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
正德戊辰謫為州判稍遷知縣復召為御史出按陝西鎮守奄人廖鵬虛民先生繩之以法鵬
大恨已而視學北畿有兩奄干請先生焚其書兩奄亦恨未有以發也鵬因上書構之
兩奄從中主其奏逮入詔獄又謫為縣丞稍遷知縣同知擢四川僉事山東副使皆視
學政嘉靖初歷湖廣按察使山東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入為兵部左
右侍郎轉南京兵部尚書召為左都御史進兵部尚書兼掌院事加太子太保辛丑罷
又三年而卒年七十一隆慶初贈少保謚肅敏先生主張橫渠之論理氣以為氣外無
性此定論也但因此而遂言性有善有不善并不信孟子之性善則先生仍未知性也
蓋天地之氣有過有不及而有愆陽伏陰豈可遂疑天地之氣有不善乎夫其一時雖
有過不及而萬古之中氣自如也此即理之不易者人之氣稟雖有清濁強弱之不齊
而滿腔惻隱之心觸之發露者則人人所同也此所謂性即在清濁強弱之中豈可謂
不善乎若執清濁強弱遂謂性有善有不善是但見一時之愆陽伏陰不識萬古常存

卷五十一
之中氣也先生受病之原在理字不甚分明但知無氣外之理以為氣一則理一氣萬則理萬氣聚則理聚氣散則理散畢竟視理若一物與氣相附為有無不知天地之間只有氣更無理所謂理者以氣自有條理故立此名耳亦以人之氣本善故加以性之名耳如人有惻隱之心亦只是氣因其善也而謂之性人死則其氣散更何性之可言然天下之人各有惻隱氣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故氣有萬氣理只一理以理本無物也宋儒言理能生氣亦只誤認理為一物先生非之乃仍蹈其失乎

雅述

學者始而用功必須立敬存誠以持其志而後有進久而純熟動靜與道為一則誠敬不待養而自存志不待持而自定矣程子論持志曰只此便是私此言亦過高儒者遂以主敬存誠以持志為有意而不務殊失下學上達之意近禪氏之虛靜矣○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此靜而未感也人心與造化之體皆然使無外感何有於動故動者緣外而起者也應在靜也機在外也已應矣靜自如故謂動以擾靜則可謂動生於靜則不可而況靜生於動乎○四時行百物生可以觀天動作行事可以觀聖人內蘊不可知而發外者可以槩觀天除却四時百物聖人除却動作行事則其道隱矣將何以為知天知聖之具儒者好高乃謂以動作言語求聖人為未過矣推此意也直欲枯禪

白坐以見性乎○世變有漸若寒暑然非寒而突暑暑而突寒也聖人拯變於未然在乎其勢而已矣乎其勢在理其人情而已矣故將怨者則德之將渙者則萃之將昂者則抑之此聖人先幾之神也悠悠坐視養亂焉耳矣○天地之先元氣而已矣元氣之上無物故元氣為道之本○薛文清云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即性也愚謂性道有善有不善故用明使皆善而無惡何用明為聖人又何用強為修道以立教哉自世之人觀之善者常一二不善者常千百行事合道者常一二不合者常千百昭昭雖勉於德行而情於冥冥者不可勝計猶賴讀書以維持之故謂人心皆善者非聖人大觀真實之論也○聖賢之所以為知者不過思慮見聞之會而已世之儒者乃曰思慮見聞為有知不足為知之至別出德性之知為無知以為大知嗟呼其禪乎不思甚矣殊不知思與見聞必由於吾心之神此內外相須之自然也○嬰兒在胞中自能飲食出胞時便能視聽此天性之知神化之不容已者自餘因習而知因悟而知因過而知因疑而知皆人道之知也父母兄弟之親亦積習稔熟然耳何以故使父母生之孩提而乞諸他人養之長而惟知所養者為親耳塗而遇諸父母視之則常人焉耳此可謂天性之知乎由父子之親觀之則凡萬物萬事之知皆因習因悟因過因疑而然人也非天也近儒好高之論別出德性之知以為知之至而卑學問思辨之知為不足而不至聖人

雖生知惟性善達道二者而已其因習因悟因過因疑之知與人大同况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必待學而後知者哉博粗而約精博無定而約執其要博有過不及而約適中也此為學心法世儒乃曰在約而不在博嗟乎博惡乎雜者斯可矣約不自博而出則單寡而不能以折中執一而不能以時措其不達於聖者幾希○性生於氣萬物皆然宋儒只為強成孟子性善之說故離氣而論性使性之實不明於後世明道曰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又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三言者於性極為明盡後之學者格於朱子本然氣質二性之說而不致思悲哉○諸儒於體魄魄氣皆云兩物又謂魄附於體魂附於氣此即氣外有神氣外有性之說致之然體魄魄氣一貫之道也體之靈為魄氣之靈為魂有體即有魄有氣即有魂非氣體之外別有魂魄來附之也氣在則生而有神故體之魄亦靈氣散則神去體雖在而魂亦不靈矣是神氣者又體魄之主豈非一貫之道乎知魂魄之道則神與性可知矣○格物之訓程朱皆訓至字程子則曰格物而至於物此重疊不成文義朱子則曰窮至事物之理是至字又添出一窮字聖人之言直截決不如此不如訓以正字直截明當義亦疏通○天之氣有善有惡觀四時風雲霧霧霜雹之會與夫寒暑毒厲瘴疫之偏可觀矣况人之生本於父母精血之湊與天地之氣又隔一層世儒曰人本天氣